

送你 一匹马

(台湾) 三毛



送你 一匹马

(台湾) 三毛

陕西旅游出版社

我的女儿，大家的三毛

缪进兰

在别人看来，我的女儿很特殊，她走过那么多国家，经历那么多事情，她的见识超过她的年龄。

在我这个做母亲的眼中，她非常平凡，不过是我的孩子而已。

三毛是个纯真的人，在她的世界里，不能忍受虚假，或许就是这点求真的个性，使她踏踏实实的活着。也许她的生活、她的遭遇不够完美，但是我们确知：她没有逃避她的命运，她勇敢的面对人生。

三毛小时候极端敏感和神经质，学校的课业念到初二就不肯再去，我和她的父亲只好让她休学，负起教育她的责任。

三毛有她自己的看法和对书本的意见，所以我们尽量不去限制她，让她自己选择喜好。她喜欢看书，她父亲就教她背唐诗宋词，看古文观止，读英文小说；喜欢音乐，请了钢琴老师来家里教；爱画画，遍访名师学艺。总之，我们顺着三毛的性子

让她成长。

三毛个性偏执，四个小孩中，只有她不能按常轨走路，我们做父母的当然得多放点儿心思在她身上，守护着她的脚步，一步一步踏稳了才放心。

三毛的表现，在我们现在做父母的眼中看来，感觉很欣慰，她努力的走在人生道上，不偷懒也不取巧，甚至不愿父母多为她操心，什么苦她都一个人承担下来。

在我看来，三毛是个极端善良的人，她富有爱心，又有正义感，对万事万物都感兴趣，也都很热忱的去做。另一方面，她又是个做事果断、不易屈服的人，不管周遭环境多么复杂，她都尽力化为简单，她不让命运击倒，凡是她下决心要做的事，再艰难，她都要做到。

对于这样的女儿，我这个做母亲的还能说什么呢？除了爱心和耐心，我是无法再给她更多的东西了，因为她早已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妥当。

三毛这次回国，我们母女再度相聚，对她的生活，由于朝夕相处，也有更深的了解，看着她从早忙到晚，我多么希望自己能为她分担一些儿工作。

三毛现在除了在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组教书，每月有三个固定专栏要写，兴趣来时自己又要再写七、八千字，然后每个月看完五十本以上的书，剩下的时间，有排不完的演讲和访问，几乎每天都要清晨七点半才能入睡，早上十一点多又要起床开始另一天的忙碌，她的日子很艰难。

看到女儿无日无夜的忙，我心里多么不忍，总以为，她回家了，结束流浪生涯，离开那个充满悲苦记忆的小岛，三毛可

以快乐的在自己土地上,说自己的语言,做自己喜欢的事,开始她的新生。

但是,三毛现在忙得没有自己的时间去做她想做的事,她的时间,被太多外务分割了,常常吃不好,睡不好,而日子无止境的过下去,不知哪一天这种忙碌才会停止。这是社会太爱她了,而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和每一位为人父母的心态一样,我希望三毛再婚,有个爱她的丈夫,享受快乐的家庭生活。

儿女能够在身边,固然很好,但我更喜欢她有自己家,拥有完整而独立的婚姻。

三毛是个孝顺女儿,对任何人她也都谦恭有礼,个性只用在自己身上,从不对别人发作。

我和她虽是母女,感情却象好朋友,她无话不对我说,因此,我了解我的女儿,她实在是个心地善良、纯洁,没有一点儿坏心眼,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也由于如此,她为别人忙得失去了自己,她成为大家的三毛,而不只是我的女儿。有人说,忙碌是推得掉的,事实上这个社会不怕打扰人的人很多很多。

他们……唉。我怕我的女儿又要走了,她受不了。

小时候,我挂心她的孤僻性格,长大了,我担心她单身在外的饮食起居,现在,我操心她的婚姻家庭。前面那些,该挂心、该担心的都过去了,她总算安安全全、健健康康的回到身畔,现在就是缺一个陪她终生的伴侣,可是,这种事,再操心也等不来的,只有期盼她有这个好福气,再遇到一个相爱的人,我这做母亲的也就不必再操心了。

爱 马(自序)

常常，听到许多作家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我最好的一本书是将要写的一本，过去出版的，并不能使自己满意。”

每见这样的答复，总觉得很好，那代表着一个文字工作者对未来的执著和信心，再没有另一种回答比这么说更进取了。

我也多次被问到同类的问题，曾经也想一样的回答，因为这句话很好。

可是，往往一急，就忘了有计谋的腹稿，说出完全不同的话来。

总是说：“对于每一本自己的书，都是很爱的，不然又为什么去写它们呢？至于文字风格、表达功力和内涵的深浅，又是另一回事了。”

也会有人问我：“三毛，你自以为的代表作是哪一本书呢？”“是全部呀！河水一样的东西，慢慢流着，等于划船游过去，并不上岸，缺一本就不好看了，都是代表作。”

这种答复，很吓人，很笨拙，完全没有说什么客气话，实在不想说，也就不说了。

其实，才一共没出过几本书，又常常数不出书名来，因为并不时时在想它们。对自己的工作，在心里，算的就只有一本总账：我的生命。

写作，是人生极小极小的一部分而已。

坚持看守个人文字上的简单和朴素，欣赏以一支笔，只做生活的见证者。绝对不敢诠释人生，让故事多留余地，请读者再去创造，而且，一向不用难字。

不用难字这一点，必须另有说明，因为不大会用，真的。

又要有一本新书了，在书名上，是自己非常爱悦的，叫它《送你一匹马》。

书怎么当做动物来送人呢？也不大说得出来。

一生爱马痴狂，对于我，马代表着许多深远的意义和境界，而它又是不易拥有的。

马的形体，交织着雄壮、神秘又同时清朗的生命之极美。而且，它的出现是有背景做衬的。

每想起任何一匹马，一匹飞跃的马，那分激越的狂喜，是没有另一种情怀可以取代的。

并不执著于拥有一匹摸得着的骏马，那样就也只要一匹了，这个不够。有了真马，落了实相，不自由，反而怅然若失。

其实，马也好，荒原也好，雨季的少年、梦里的落花、母亲的背影，万水千山的长路，都是好的，没有一样不合自然，没有一样不能接受，虚实之间，庄周蝴蝶。

常常，不想再握笔了，很多次，真正不想再写了。可是，生命跟人恶作剧，它骗着人化进故事里去活，它用种种的情节引诱着人热烈的投入，人，先被故事捉进去了，然后，那个守麦

田的稻草人，就上当又上当的讲了又讲。

那个稻草人，不是唐吉珂德，他却偏偏爱骑马。

这种打扮的梦幻骑士，看见他那副样子上路，谁都要笑死的。

很想大大方方的送给世界上每一个人一匹马，当然，是养在心里、梦里、幻想里的那种马。

我有许多匹好马，是一个高原牧场的主人。

至于自己，那匹只属于我的爱马，一生都在的。

常常，骑着它，在无人的海边奔驰，马的毛色，即使在无星无月的夜里，也能发出一种沉潜又凝练闪光，是一匹神驹。

我有一匹黑马，它的名字，叫做——源。

三毛

目 录

	我的女儿,大家的三毛	缪进兰
	爱马(自序)	
1	蓦然回首	
19	惊梦三十年	
25	回娘家	
35	故乡人	
43	看这个人	
49	我所知所爱的马尔克斯	
53	梦里不知身是客	
67	野火烧不尽	
79	不觉碧山暮 但闻万壑松	
93	你是我特别的天使	
109	朝阳为谁	
123	一生的战役	

135 送你一匹马

147 衣带渐宽终不悔

陈怡真

165 陈老师(跋)

子 菁

蓦
然
回
首



这儿不是泰安街，没有阔叶树在墙外伸进来。也不是冬天，正是炎热的午后。

我的手里少了那个画箱，没有夹着油画，即使是面对的那扇大门，也是全然陌生的。

看了一下手表，早到了两分钟。

要是这一回是看望别的朋友，大概早就嚷着跑进去了，守不守时又有什么重要呢！

只因看的人是他，一切都不同了。

就那么静静的站在门外的烈阳下，让一阵阵熟悉而又遥远的倦怠再次淹没了自己。

我按铃，有人客气的领我穿过庭院。

短短的路，一切寂静，好似永远没有尽头，而我，一步一步将自己踩回了少年。

那个少年的我，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的我，竟然鲜明如故。什么时候才能挣脱她的阴影呢！

客厅里空无一人，有人送茶来，我轻轻道谢了，没有敢坐下去，只是背着门，看着壁上的书画。

就是这几秒钟的等待，在我都是惊惶。

但愿有人告诉我，顾福生出去了，忘了这一次的会晤，那么我便可以解脱了。

门开了，我急速的转过身去。我的老师，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启蒙老师，正笑吟吟的站在我的面前。

我向他跨近了一步，微笑着伸出双手。就这一步，二十年的光阴飞逝，心中如电如幻如梦，流去的岁月了无痕迹，而我，跌进了时光的隧道里，又变回了那年冬天的孩子，情怯依旧。

那个擦亮了 my 眼睛，打开了我的道路，在我已经自愿淹没的少年时代拉了我一把的恩师，今生今世原已不盼再见，只因在他的面前，一切有形的都无法回报，我也失去了语言。

受教于顾福生老师之前，已在家中关了三年多，外界如何的春去秋来，在我，已是全然不想知觉了。

我的天地，只是那幢日式的房子、父亲母亲、放学时归来两兄弟，而这些人，我是绝不主动去接触的。

向街的大门，是没有意义的，对我，街上没有可走的路。

小小的我，唯一的活动，便是在无人的午后绕着小院的水泥地一圈又一圈的溜冰。

除了轮式冰鞋刺耳的声音之外，那个转不出圈子的少年将什么都锁进了心里，她不讲话。

最初休学的时候，被转入美国学校，被送去学插花，学钢琴，学国画，而这些父母的苦心都是不成，没有一件事情能使我走出自己的枷锁。

出门使我害怕，街上的人更是我最怕的东西，父母用尽一切爱心和忍耐，都找不出我自闭的症结。当然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只有反抗更重，后来，我便不出门了。

回想起来，少年时代突然的病态自有它的远因，而一场数学老师的体罚，才惊天动地的将生命凝固成那个样子。这场代价，在经历过半生的忧患之后，想起来仍是心惊，那份刚烈啊，为的是什么？生命中本该欢乐不尽的七年，竟是付给了它。人生又有几个七年呢！

被送去跟顾福生老师学西画并不是父母对我另一次的尝试，而全然归于一场机缘。

记得是姐姐的朋友们来家中玩，那天大概是她的生日吧！其中有一对被请来的姐弟，叫做陈缤与陈，他们一群人在吃东西，我避在一个角落里。

陈突然说要画一场战争给大家看，一场骑兵队与印第安人的惨烈战役。于是他趴在地上开战了，活泼的笔下，战马倒地，白人中箭，红人嚎叫，蓬车在大火里焚烧……

我不挤上去看那张画，只等别人一哄跑去了院子里，才偷偷的拾起了那张弃在一旁的漫画，悄悄的看了个够。

后来陈对我说，那只是他画的让我们娱乐的东西而已，事实上他画油画。

陈的老师便是顾福生。

早年的“五月画会”稍稍关心艺术的人都是晓得的，那些画家们对我来说，是远天的繁星。

想都不能想到，一场画中的战役，而被介绍去做了“五月”的学生。

要我下决心出门是很难的。电话中约好去见老师的日子尚早，我已是寝食难安。

这不知是休学后第几度换老师了，如果自己去了几趟之后又是退缩了下来，要怎么办，是不是迫疯母亲为止？而我，在想到这些事情的前一步，就已吓得将房间的门锁了起来。

第一回约定的上课日我又不肯去了，听见母亲打电话去改期，我趴在床上静静的撕枕头套里的棉絮。

仍然不明白那扇陌生的大门，一旦对我开启时，我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站在泰安街二巷二号的深宅大院外，我按了铃，然后拼命克制自己那份惧怕的心理。不要逃走吧！这一次不要再逃了！

有人带我穿过杜鹃花丛的小径，到了那幢大房子外另筑出来的画室里去。这被有礼的请进了，并没有人，只有满墙满地的油画的房间。

那一段静静的等待，我亦是背着门的，背后纱门一响，不得不回首，看见后来改变了我一生的人。

那时的顾福生，唉，不要写他吧！有些人，对我，世上少数的几个人，是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的。

喊了一声“老师！”脸一红，低下了头。

头一日上课是空着手去，老师问了一些普通的问题：喜欢美术吗？以前有没有画过？为什么想学画……

当他知道我没有进学校念书时，表现得十分的自然，没有做进一步的追问和建议。

顾福生完全不同于以往我所碰见过的任何老师，事实上他是画家，而不是教育工作者，可是在直觉上，我便接受了他，一种温柔而可能了解你的人。

画室回来的当日，坚持要母亲替我预备一个新鲜的馒头，老师说那是用来擦炭笔素描的。

母亲说过三天再上课时才去买，我竟闹了起来，怕三天以后买不到那么简单东西。

事实上存了几日的馒头是不能用了，而我的心，第一次为了那份期待而焦急。这份幼稚的固执自己也陌生得不明不白。

“你看到了什么？”老师在我身旁问我。

“一个石像。”

“还有呢？”

“没有眼珠的石像，瞎的。”

“再看。”

“光和影。”

“好，你自己先画，一会儿老师再来！”

说完这话，他便走了。

他走了，什么都没有教我，竟然走了。

我对着那张白纸和画架发愣。

明知这是第一次，老师要我自己落笔，看看我的观察和表达能有多少，才能引导我，这是必然的道理，他不要先框住我。

而我，根本连握笔的勇气都没有，一条线也画不出来。

我坐了很久很久，一个馒头静静的握在手里，不动也不敢离去。

“怎么不开始呢？”不知老师什么时候又进来了，站在我身